

元遺山先生全集

上函

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五
碑銘表誌碣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讀書山房刻本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碑銘表誌碣

御史張君墓表

東平幕府從事張昉持文士李周卿所撰先御史君行事之狀請於僕言先御史在興定元光閒於州縣爲良民吏於臺閣爲材大夫朝譽藹然吾子所知喪亂之後挈家還鄉社春秋雖高而神明未衰乃一意與世絕來往以閉戶讀書爲業者餘十五年凡向之所以爲良民吏材大夫者未嘗一語及之沈默退讓齊魯大夫士翕然稱道之亦吾

子所知者棄養以來三見霜露而不肖孤以斗食之役汨
沒簿尉閒不得灑埽墳墓列樹碑表使先子名德懿範闕
焉而不彰誠懼一旦先狗馬填溝壑其何以瞑目乎今屬
筆於子幸爲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僕嘗謂聖人澤後世
深矣今虞芮有閒田豐鎬之閒男女異路孔子近文王六
七百歲故言衣冠禮樂則莫齊魯爲盛宜矣百年以來東
平劉莘老斯立宣叔之祖孫文元賈公昌朝之家世滕陽
張丞相永錫日照清獻張公父子東阿壽國張公蕭國侯
公參政高公奉高承旨党公黃山內翰趙公岷陽內翰閻
公敦龐耆艾海內取以爲法其餘經明行脩由晦道商公

醇德王先生而下何可一二數至於人代變革才智勇皆廢守道之士懷先王之舊俗區區不能自己者往往有之如御史君者皆是也古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其澤及後世之謂乎謹按中奉大夫故治書侍御史守申州刺史張君諱汝明字子玉世家汝上曾大父靖大父彥皆潛德弗耀父恕用君貴贈中議大夫母程氏清河郡太君君三歲喪父母程故衣冠家而有賢行力課君學君亦能自樹立如成人弱冠擢大安元年經義進士第釋褐將仕郎調潁州泰和縣主簿崇慶元年換懷州武陟簿丁內艱服除貞祐四年由鹿邑簿入爲尙書省掾正大元年終更擢

同知嵩州軍州事盜入軍資庫而無迹可尋官繫主者獄
凡十餘人不住訊掠皆自誣服君時以檄出及還繫者稱
屈君諦審知其冤卽縱遣之不數月諸黥卒以贓敗郡人
以爲神明三年八月辟許州長葛令未幾政成農司以稱
職聞及罷縣父老上贖禮一無所受乃相率立祠以致去
思之心焉六年二月召爲太常博士權監察御史不半歲
遷戶部員外郎七年八月授治書侍御史八年七月遷禮
部員外郎兼脩起居注俄陞歸德治中兼提舉河防學校
常平漕司事不赴天興元年遙領嵩州刺史二年二月改
授申州以庚戌七月二十有二日遭疾春秋七十有六終

於東平遵化坊私第之正寢娶魏氏封清河縣君子男三人長卽昉也今爲東平萬戶府經歷官遙領同知單州防禦使事次曄次煦皆早卒男孫二人女孫一人尙幼孤子某以庚戌年八月之三日奉君之柩耐於汝上由邨里某原之先塋禮也君資稟厚重與人交敦信義平居恂恂似不能言及當官而行剛介有守論議純正人不能奪仕宦三十年家無餘資其他尙多可稱弗著著不爲窮達易節者銘曰

汝之洋洋思聖有堂禮樂衣冠此爲之鄉維御史君尤魯士之良沈潛而剛耆艾而敦龐可以爲公卿大臣訓於四

方昔往矣秉筆帝旁藹然粹溫如珪如璋今來斯微服裹
糧衡門棲遲詠歌虞唐謂其逢也耶茫乎及夜舟之藏其
不逢也耶泰焉如晚節之昌抱明月而長終懷舊俗而不
忘在君爲樂天而識者涕滂林濱而蘭芳風雨如晦而鷄
鳴有常世無良史久矣孰爲發幽潛之光

御史程君墓表

君諱震字威卿先世居雒陽元魏遷兩河豪右實雲中三
州遂爲東勝人曾大父獲慶大父總質直尙氣節鄉人有
訟多就決之至於婚嫁喪葬不能給者亦借力焉父德元
自少日用俠聞嘗與羣從分財多所推讓州里稱之後用

君貴封大中大夫雷內翰淵述世德之舊備矣大中子八
人長曰鼎孝弟仁讓閨門肅睦有古君子之風以六赴廷
試賜第調濮州司候次曰雷由武弁起身官懷遠大將軍
君其第三子也資嚴毅雖所親不敢以非禮犯之幼日夢
人呼爲御史故每以諫輔自期章宗明昌二年經童出身
補將仕佐郎泰和中年及注授臨洮府司獄忻州司候判
官以廉幹爲西京招討司奏辟提控沿邊營城糧草尋擢
王剛勝詞賦進士乙科換偃師主簿宣宗幸汴梁入爲尙
書省令史時相知其可用不半歲特授南京警巡副使秩
滿例爲廣盈倉監支納官興定初辟舉法行用薦者除陳

留令將之官白府尹言縣務不治令自任其責丞簿佐史輩無豫焉幸無擾之使令得盡力尹諾之既到官事無大小率自負荷次官奉行而已時秋大旱冬十月乃雨歸德行樞密院發民牛運糧徐邳君爲使者言吾麥乘雨將入種牛役興則無來歲計矣使者不能寬十日程耶民事果集雖乏軍興吾不辭也使者怒而去君力畢農種糧運亦如期而辦行院仍奏君要譽小民不以軍食爲急朝廷不罪也既受代大司農奏課爲天下第一御史臺察能吏亦爲奏首且言可充臺諫京東總帥府奏辟經歷官不許乃拜監察御史君蒞職慨然有埋輪之志卽劾奏平章政事

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
顧乃專恃權勢滅棄典禮開納貨賂妄進退官吏從臾奴
隸侵漁細民名爲和市其實脇取諸所不法不可一二數
陛下不能正家而正天下難矣書奏宣諭御史臺程某敢
言如此佗御史不當如是耶且有旨切責荆王出內府銀
使償物直敕司馬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於是權貴皆爲
斂手東方頻歲饑饉盜賊蠡起特旨以君攝治書侍御史
兼戶部員外郎運京師糧八萬石振徐邳君經畫饒道十
里一置驛羅弓刀以防寇斂具斧斤以完器用備醫藥以
起病疾勸助藉以通畱滯輦運相仍如出衽席之上飢民

踵來凡所以爲貸爲糴爲振贍忖度肥瘠無一失其當州
民請於京東帥府願畱我程御史以福殘民帥府奏君行
爲部官詔再往徐宿邳荆王積不平密遣諸奴誘姦民徐
璋造飛語訟君於臺諸相不爲奏而王獨奏之宣宗頗直
君欲勿問王執奏再三乃從之哀宗時在春宮遣醫藥官
王子玉諭旨推問官程御史爲縣治行第一監察又稱職
有罪無罪勿爲畱難已而璋伏誣告君當還臺在律官人
與部民對訟無罪猶解職王風大理寺御史言天下事在
所皆部民竟用是罷官君泰然自處都無已仕之愠聚書
淡讀蓋將終身焉天不假年以正大元年三月二十有一

日春秋四十有四終於京師嘉善里之私第積官大中大夫夫人史氏封定安郡君先君三年歿子一人思溫舉進士以某年月日舉君之柩祔於金昌府芝田縣某里大中君之新塋禮也嗚呼生才實難盡其才重爲難使君得時行道坐於廟堂分別賢否其功烈可量也哉方行萬里而車折其軸有才無命古人所共嘆雖然地遠而位卑身微而言輕乃以一御史犯彊王之怒卒使權貴落膽縉紳增氣雖不遇而去伸眉高談亦可以無愧天下矣尙何恨耶乃爲銘曰

曲士賣直見豺而慄鄙夫媼媼與鳧同波犯父子之至難

孰絞訐而上廟橫潰我障剛瘳我訶鍊心成補天之石奮
筆爲郤日之戈古有之和臣不忠忠臣不和彼容容者之
所得奚後福之能多有山維嵩有水維河程君之名永世
不磨

商平叔墓銘

河間許古道真以直諫見稱德陵朝正大初詣闕拜章言
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則
無以致中興章奏詔道真赴都堂問孰可爲相道真以尙
書省令史商衡對當是時上新卽大位經略四方思所以
宏濟艱難者爲甚力道真已得請居伊川卽命驛召之落

致仕復右司諫天下想望風采道真亦慷慨願以人所不敢言者爲天子言之及論天下事乃首以公爲可相則公之材爲可知矣公字平叔商氏系出陳繼遷鄆七世祖南華府君諱懷欽官於曹遂占籍焉曾祖諱岡以武弁入官宋末奏補從事換忠勇校尉祖諱駒兩廷試教授鄉里考諱錫用公貴及封朝請大夫妣王氏濮陽縣太君公朝請君之長子也初從鄉先生李昉方平學貧無以爲資方平愛其才每明恤之使得卒業年二十五登崇慶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洛交簿以廉能換郟縣尋辟威戎令時歲饑民無所於糴公白之行臺得開倉振貸賴以全活者甚眾

縣民爲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例罷入爲尙書省令史歷糧草邊關知管差除三房考再滿授戶部主事兩月擢監察御史又充右司都事於是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不赴奏充樞密院經歷官遙領昌武軍同知節度使事丞相莘公領陝西行臺奏公偕行充左右司員外郎密院表畱有旨行臺地重急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事一決於公矣明年召還行臺再上奏畱之又明年丁內艱乃得還時正大八年也十月起服中充秦藍總帥府經歷官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帥入援二月九日軍至陝將由閒道之商州十一日抵盧氏山與北軍遇相

拒大雪中士卒飢不能戰是夜遂潰公爲北軍所得欲降之令去巾不從將害公有止之者曰此忠孝人也姑畱之其夜公解佩刀自剄時年四十七積官至少中大夫濮陽縣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初娶鄧氏再娶鄭氏並封濮陽縣君子男二人長曰挺次曰隴安女一人適泗州司候安邑劉懋公事長上以禮接下以誠與人交有終始家居亦未嘗有愠容性嗜學藏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渡以來士大夫以救世之學自名高者闕略而無統紀下者或屑屑於簿書米鹽之間公資雅重遇事不錄錄人所不能措手率優爲之苟可以利

物則死生禍福不復計平居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
期之至今評者以公用違其長使之卒然就一死爲世所
惜也孤子挺等以某年月日奉公衣冠葬於某原好問辱
公知爲厚敢述梗槩而爲之銘以寄招魂之詞詞曰

唐虞之世麟鳳游出非其時聖爲憂黃琮禮天帝所休毀
之櫝中孰汝讐海內茂異君上流坐之廟堂眾職脩天路
阻長往莫由維兕有角不我投人以死諱我則求衣冠李
衛汙禍裘氣息奄奄藏鬼幽禽息鳥視天爲囚枯龜千年
一蜉蝣畀君完節乃所酬不然報施神其尤河濟之水無
千秋若孫若子公且俟豆籩奔走物潔羞魂兮歸居安此

正北陰莽墟不可甞

雷希顏墓銘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純甫之純雷淵希顏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喜從之游有衣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臣可任大事者紹王方重吏員輕進士至謂高廷玉人材非不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自左右司郎官出爲河南府治中卒以高材爲尹所忌瘦死雒陽獄中之純以蘄州軍事判官上書論天下事道陵奇之詔參淮上軍仍驛遣之泰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飲爲常之純於朋會中或堅坐淡念

咄咄嗟惜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所在吾見華人爲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四方承平餘五六十年百歲無狗吠之警渠不以時自娛樂乃妖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已去無復仕進意蕩然一放於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貞祐末嘗召爲右司都事已而擯不用希顏正大初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卽大位宵衣旰食思所以宏濟艱難者爲甚力希顏以爲天子富於春秋有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爲可養初心爲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爲職不

宜妄費日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
突入倒回谷勢甚張平章芮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壓谿
谷間不可勝算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之勝諸將相
異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爲勿追便希顏上書以破
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得不
取引援澁切灼然易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爲不行後京兆
鳳翔報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數日後知無追兵
乃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敵爲當國者
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亦略相同而希
顏以名義自檢彊行而必致之則與二子爲絕異也蓋自

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一時有重名者非不多而獨以獻臣爲稱首獻臣之後士論在之純之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物渺然之嘆三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顏尤嗟惜之云希顏別字季默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爲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希顏其暮子也崇慶二年中黃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州錄事不赴換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遙領東阿縣令調徐州觀察判官召爲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考滿再任俄拜監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還應奉終於翰林脩撰累官大中大夫娶侯

氏子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某其幼在室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倚外寇爲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爲摩拊之希顏泣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偃然不爲屈故頗有喧嘩者不數月閭巷閒家有希顏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嘗爲戶部高尙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銳擊豪右發奸伏一縣畏之稱爲神明及以御史巡行河南得賊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蔡下一兵與權貴有連脫役遁田閒時以藥毒殺民家馬牛而以小直脇取之希顏

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馬爲不
得行然亦坐是失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
四五貧無以爲資乃以胄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
不二年游公卿閒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益博
文益奇名益重爲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
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閒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
自摧折粹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杯酒
淋漓談謔閒作辭氣縱橫如戰國游士歌謠慷慨如關中
豪傑料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
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融

田疇陳元龍之爲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
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顏仍爲餘事耳希顏年四十六以八
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
寺之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
殞有占山石崩有占水斷流有占斯人已矣瞻烏爰止不
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
銘曰

維季默父起營平弱齡飛騫振厥聲備具文武任公卿百
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有趙張恥自名目中
之敵無遁情太息流涕請進兵揜聰不及馳迅霆一日可

復齊百城天網四面開鯢鯨砥柱不救洪濤傾望君佐王
正邦經或當著言垂日星一債不起誰使令如秦而帝甯
勿生不然亦當蹈東溟元精炯炯賦子形溘焉甯與一物
并千年紫氣鬱上征知有龍劍畱泉扃何以驗之石有銘

大司農丞康君墓表

君諱錫字伯祿姓康氏世爲甯晉人大父諱成嘗與昆弟
分財他田宅定無所問止取南中生口十餘人縱爲民而
已以故家獨貧考諱溘少爲里胥資純篤縣令者倚之以
納賄及令爲御史所劾溘自念言直則令被罪終世不齒
渠官長而我以事證之何以立於世乃自縊而死令竟以

無跡可尋獲免伯祿既孤養於外祖田氏田見伯祿骨骼異他兒謂當有望使之應童子舉飲食臥起躬自調護備極勞苦得解赴都一日暮行菱葦中懼爲同行者所遺至負之而趨及長師柏鄉王翰周輔束脩不能備周輔與諸生共賙給之中崇慶二年進士第釋褐櫟陽簿警巡判官辟彭原令入爲尙書省掾考滿遷開封府判官俄拜監察御史言宰相侯摯師安石非相材提點近侍局宗室安之聲勢焰焰公行請託不可使人在禁近朝議偉之選授右司都事遷京南路大司農丞戚上蔡諸縣羣不逞把持之黨彈種人以贓污尤狠籍者五六輩宰相有不說者云康

錫不欲吾種人在仕路耶因以飛語中之出爲河中府治中充行尙書六部郎中城陷投水死時年四十八伯祿孝於母友於其弟有恩義於朋友從仕則死心奉公以爲民古所謂公家之利知無不爲者唯伯祿爲然同年生如雷御史希顏冀都司京父宋內翰飛卿之等名士數十人世以比唐曰龍虎榜至論公輔大器尙以伯祿爲稱首云歲戊申秋九月子過甯晉伯祿之從弟銳招魂葬伯祿於唐城鄉東南五里之先塋以其第三子阿干爲之後伯祿先娶蘄州游氏再娶魯山張氏皆封京兆縣君一子彭原張出歿於京師之兵銘曰

仕以義行死與義俱義存義亡葬何計乎江魚甯晉之墟
維君之居眷焉顧之泣涕漣如豈無蛟蜃之波以投畀乎
讒夫百歲而下有歷九關爲上訴者其有說歟

聶元吉墓誌銘

元吉諱天驥姓聶氏代之五臺人元吉其字也父諱明自
先世雄於財而以陰德聞里中用元吉貴封大中大夫元
吉其長子也弱冠登進士第釋褐汝陰簿轉睢州司候廉
舉封正令人爲尙書省邊關糧草房令史考滿授吏部主
事權監察御史夏人請和使者互市於會同館外戚有身
自貿易於其閒者元吉以大官近利失朝廷體且取輕外

夷彈之遂忤太后旨除同知汝州防禦使事未赴爲陝西
行臺所辟仍用薦書遙領金安軍節度副使兼行尙書省
都事不半歲入爲右司員外郎例授京兆府治中衛州行
尙書六部事慶陽圍急朝議以宿州總帥往救之奏充經
歷官圍解從別將守邠將欲棄州而東元吉陳說利害力
止之不從將坐是被繫辭連元吉降授京兆治中尋有訟
其冤者卽召爲開封府簽事旬月還右司員外郎丁太夫
人憂未百日而奪哀復職車駕東遷公在畱中賊殺二相
兵及元吉臥創二十許日醫言可治公誓之以死死之二
日權厝某所娶王氏子男二人長黃童次立童女三人長

嫁進士張伯豪孝友有父風夫歿歸在室元吉旣葬之明日女不勝哀慕絕脰而死時亂已極陵奪烝報無復人紀女獨以大義自完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其二尙幼初元吉以衛紹王崇慶二年登科時雷希顏淵宋飛卿九嘉商平叔衡張正卿天綱冀京父禹錫康伯祿錫皆在選中朝野以爲得人而元吉起田畝能以雅道自將踐歷臺閣若素宦然諸人多以爲不及也予與元吉同鄉里年相若仕相及然元吉重遲予資卞急元吉耿耿自信未嘗以言下人予則矯枉過直率屈己以徇物道不同不相爲謀故雖與之同鄉里年相若仕相及而交未嘗合也今元吉已

矣子惜其有志於世世亦望焉而卒之無所就也乃爲之
銘以哀之辭曰

巖牆之死匪曰正命義存義亾何適非正天奪子眾力獨
奚競多壽辱隨隕目爲竟善乎子程子之言曰今世之士
其無幸歟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爲容也而得棋枱萌意於
方寸未有毫末也而觸機竅吾於吾元吉誠愛其得所以
死而死然亦悲夫抱一槩之操泯泯默默少不能俟天之
定也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二

讀書山房刻本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碑銘表誌碣

大中大夫劉公墓碑

君諱汝翼字舜卿姓劉氏世爲淄川鄒平人曾大父諱昇政和末擢進士第釋褐隆平主簿時西山劇賊千餘人據險爲柵旁近多被劫掠朝廷責州將擒捕之州將謀於官屬諸人恇怯不敢應公毅然曰兵力單弱恐不能勝賊獨當以氣攝之耳乃常服詣賊柵自通姓名且言所以來辭情慷慨羣盜慙服相與宴飲明日與其酋把臂俱下而無

亾鏃之費詔遷白馬令以賞其功大父諱伸不樂仕進以財雄鄉里周急繼因爲多父諱時昌大定初律學出身歷孟州軍事判官終於左三部檢法用法詳慎多所平反後用公貴累贈大中大夫公其第四子也幼穎悟日誦數百言師事鄉先生單雄飛張元造初治書改授易卒業於詩山東諸儒閒聲名籍甚貞祐四年經義第一人擢第特授儒林郎賜緋衣銀魚調兗州錄事未赴丁母彭城郡太君邵氏憂服除借注盧氏主簿入爲尙書省掾終更遷同知嵩州軍州事兼陽翟縣令縣戶籍餘二萬豪猾所聚令丞少不自檢爲所把持莫有得善代者公下車差次貧富一

一籍記之一夫之役斗粟之斂均賦而平及之大豪以苞
苴私見欲相誣染公發其奸并以所賄者曉於眾至於宗
室大家聲勢焰焰人莫敢與之抗一爲平民所訴必淡治
而痛繩之黠賊褚二養匄者爲子羅富民鬪毆有勸解者
卽逡巡而退乃於隱處以大梃擊兒胸背腫青隨以藥殺
之明日就富家索命公知其奸計械褚送獄褚咆哮不卽
承公召尉司宿賊與褚同繫以計覘之數日言意相得乃
冑吐露事旣白竟償匄者命一縣稱爲神明考滿換洛陽
令陽翟父老百餘人詣都堂請畱不聽縣中爲立生祠以
致去思之心焉洛陽政成召爲戶部主事正大八年超同

知汝州防禦使事畱爲戶部員外郎官大中大夫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河南受兵中令君聞公名以朝旨理索北歸僑居鎮陽辟萬戶史侯幕府行部郎中歲庚子辟尙書省參佐癸卯朝命擢授行六部侍郎廉訪使者佩金符公春秋已高力求引退往來燕齊之間以壬子冬邁疾春秋六十有六終於燕京開陽坊私第之正寢實十一月之六日也娶袁氏封彭城郡君子男五人長曰衍奏差清滄鹽司都提舉次曰衡真定河間路都提舉次曰衡清鹽司提舉次曰復次曰元諸子皆傳家學女二人一適進士謝芝一適士族張簡男孫四人尙

幼女孫七人二及笄者適士族餘幼在室諸孤等以年月日奉公之柩歸葬於邳平梁鄒鄉孫鎮東原之先塋禮也公幼有至性生六歲大中公下世藁葬燕城南僧舍旣冠問知旅櫬所在將往迎之太夫人鍾愛於公不欲使之遠去膝下公因東平鄉賦徑至燕城歲月旣久邱壠蕪沒哀慕訪求十數日乃獲刻甓爲識官號宛然扶護東還州里嘉嘆公之立志已見於此矣百年以來御題魁選以趙丙翰承元賦周德莫若文王超出倫等有司目爲金字品及公經義第一詩傳三題絕去科舉蹊徑以古文取之亦當在優等故繼有金字之褒連宰二大縣以經術飾吏事雖

擊伏強梗人不能欺至於仁心爲質亦要其終而後見也
南渡以來士子潛心文律視師弟子之傳爲重從公講學
者如羅鼎臣賈庭揚李浩輩往往甲乙擢第其有功後進
蓋如此某早以詩文受知於公千慮一得極口稱道諸孤
以碑銘爲請輒爲銘詩以表公墓而不敢一言私焉其銘

曰

風雅三百正而葩何以蔽之思無邪詁訓瑣細春官科泣
政弗達奚取多公昔治詩始萌芽真積力久無復加石磨
玉琢絕類瑕內美信厚外柔嘉百里之命令所荷銅墨卑
品責望奢是時軍聲振三河星火餽饗供荷戈筋疲力涸

方薦瘥獨以砥柱當頽波翁歸記籍列等差守以安靜無
敢譁庶疫剛瘳公禁訶流離顛頓公拊摩三月報政民氣
和昔也殿屎今笑歌望公長劍冠巍峩百未一試老澗阿
不龍不蛇賢人嗟人言公材如命何公家嘉樹鬱以華會
與毛鄭俱名家墓碑有銘豈浮夸劉宗淄川其未涯

中順大夫鎮南軍節度副使張君墓碑

癸巳之兵旣破河南景賢微服返鄉里予每過甯晉景賢
必以杯酒相勞苦予問君閑居何以自娛景賢爲言吾平
生嗜讀書喪亂以來典籍散落獨有通鑑及柯山書解日
得專志如此隨寫隨讀頗若有所得異時汨沒科舉鞅掌

簿書殆於學業

下缺

尙書省令史考滿擢黃河漕運副使提

舉丁外艱服除辟洧川令前政有籍惡子姓名揭之通衢

者景賢到官遽命撤去使渠輩知自新之路迄終更果無

一犯者有司以稱職聞壬辰二月遷南京左警巡院副使

屬歲飢縣官作糜粥以食餓者日費菽米數十斛景賢區

處有法鼠雀無敢耗人受實惠多所全活六月以洧川課

最陞一階改開封令九月復以左警巡院副使借注之大

概景賢爲人有幹局而以學術濟之爲政不務表襮人久

而信故所去見思其年積前後勞遙領鎮南軍節度副使

兼蔡州管內觀察副使官中順大夫上騎都尉清河郡開

國伯食邑七百戶以丁未九月之七日春秋六十有七遘疾終於家越四日葬於縣西北唐城鄉內王里之先塋禮也配清河郡君王氏同縣處士有成之女後景賢十年卒子男一人卽世莫也女二人長適平晉進士李銑次適安肅進士陳惟良男孫四人女孫二人皆幼銘曰

近民慈祥其馭吏也靜以莊悃幅無華愈久不忘晚節而昌幅中故鄉神理昭然飲食壽康聖謨洋洋詠歌虞唐殆

天錫之以爲善之樂歸老

下缺

陽曲令周君墓表

君諱鼎字器之姓周氏世爲定襄人曾大父萬力田爲業

大父慶嗣字榮甫通六經教授鄉里者六七十年鄉人尊
之父丕顯字著明質直尚義好交結四方獲鹿世家有以
奴婢誘陝右饑民爲贅壻者歲既久并所生男女皆奴之
贅壻單弱無以自解著明冤之示以文法及訴訟次第累
爲有司所直准生女從母其餘皆奪爲良嘗自言吾後世
當有興者君其長子也幼穎悟未十歲大父教之六經應
童子舉平陽宿儒畢晉卿愛其風骨謂當有所成許之親
授賦學年十六卽辭家從之又二年取平陽解名三赴廷
試貞祐乙亥程嘉善榜內登第釋褐徵事郎五臺主簿未
幾丁母王氏艱太原行元帥府事翟德升雅知君名以便

宜起復定襄丞時中原受兵所在殘毀民人保聚多爲脅
從君時佩銀符兼義軍彈壓以爲軍力不足備敵而人無
所逃死豈樂爲背逆凡所誣誤者一切貸之縣民賴以全
活者甚衆明年遷陽曲令權河東北路轉運司戶籍判官
帥府檢察君嚴於自律滴水不交部民兵來耕稼旣廢軍
食爲重一府倚辦於君君悉力經畫取於民者均而給於
軍者無所枉內外翕然以公平贊之府經歷官輸米入倉
數不盈斛而倉官以盈斛受之君發其奸杖經歷入十德
升賞君之直以上尊餉之又明年雁門破兵勢駸駸而南
鄉曲以太原不可保趣君弟獻臣就謀去就君爲獻臣言

城不保必矣我臣子也尙欲逃死乎獻臣欲挈君妻子以
出君又不可曰吾守官於此而不以妻子自隨是懷二也
吾弟往吾死於此矣乃與之泣別於北門之外是歲城陷
沒於兵實興定二年九月六日也得壽三十有七官奉直
大夫娶武氏子男一人鐵和女一人方幼獻臣旣通貴佩
金符以年月日奉公衣冠葬於五邨里西原之先塋禮也
好問辱從君游獻臣以墓表見屬尙憶在汴梁結夏課時
君日酣飲於世事略不介懷予亦笑其迂緩及入官其風
力乃如此始恨交游半生知君不盡耳乃爲述其故且系
以招魂之辭其辭曰

若有人兮洵且都城復於隍兮徇以軀羈魂俛兮冥素途
巫陽下招兮宜可呼天厚子兮內美俱綰銅墨兮握瑾瑜
處脂膏兮不自濡植節苦兮甘糲蔬護念所牧兮劇髮膚
鉏治強梗兮惠惇孤宜貴而壽兮與德符其孰乘之兮又
孰除蒙山之邱兮鬱枌榆復子之鄉里兮返厥初攬蓬之
言兮直厚誣舍我祖禰兮將焉如汾沮洳兮參之墟狹獮
羣走兮雄牙須俱腐草木兮孰別區魂兮歸來兮安汝居

奉直趙君墓碣銘

予嘗愛予同年進士通許趙君仕不近名隱不違俗藹然
有古人之風故嘗求其淵源得汴人之賢者四人焉曰王

碭逸賓王世賞彥功游總宗之學易高先生仲震正之明
昌中故相馬吉甫判開封逸賓彥功宗之俱以德行才能
薦於朝逸賓鹿邑簿就請致仕彥功以親老調鞏州教官
宗之讓不受三人者趣嚮不同而時人皆以高士目之高
出於世家而能以清介自守死心於六藝之學隱居嵩山
二十年人望之以爲神僊蓋逸賓則君之所師尊而高則
其交久而敬者也惟汴梁聖賢所宅典章法度之所在流
風善政之所從出興廉舉孝養士太學薰濃涵浸作成人
物之日久矣雖其細民溺於宣政侈靡之習而不能返至
於學士大夫通經學古安貧樂道懷先王之澤而不爲風

俗之所奪移者故未絕也語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殆君之謂歟君諱端卿字正之其先浙人遠祖某以商販
畱東京因而家焉嘗仕漢鐵騎營指揮使與宋宣祖有里
巷之舊及太祖取柴氏有旨訪求隱居不爲出故終宋之
世爲民家其居通許以教讀爲業者君之曾大父諱弼者
也大父諱昱父諱渥居通許者四世矣君幼孤養於叔父
澤資簡重薄於世味少日父教以科舉之業而於經學有
所得雖有聲場屋閒非其好也興定五年春省試魁多士
遂登乙科釋褐徵事郎守解州安邑丞卽閉戶讀書無復
仕進意教誨子弟以孝弟忠信爲根本身自表率使知踐

履之實不徒事章句而已辟舉法行當路有知君之賢欲以一縣相屈者君爲書以絕之正大初脩宣宗實錄楊禮部之美趙內翰周臣連章奏君爲編脩官召至史館力辭而去執政聞君名有欲求見之者君淡自閉匿不使見也天興壬辰避亂京居車駕東狩崔立劫殺宰相都人聞變求死無所君方與正之對食顏色不少變投筯而起嘆曰知有今日久矣尙何言哉其七月二十八日以病終於寓舍春秋五十有四用覃恩積官至奉直大夫夫人同縣李氏子男二人長曰晉次曰益女一人適許州倉副使穆鑑男孫一人六九尙幼晉等以某年月日舉君之柩歸葬於

縣東原之先塋禮也自利祿之學盛且百年閒有以經術
自救者私欲旣勝強爲揉治之往往齟齬而不相入君天
資旣高且恬於進取其學也優柔饜飫久與俱化肩宇津
津然望之知其爲善人君子力省而功倍蓋有不可誣者
晉來速銘用所以知君者著於篇而不敢一言私焉銘曰
鬱如其充渙如其融六經之春見服與容被合也人我天
之通求人而得之何計乖逢環堵蕭然薇藿不供商歌之
聲天地滿中萬物並流至君而止司南聖涂發軔伊始黃
裳元吉無庸青紫華髮元龜望君百年君遊不留道將孰
傳松柏之邱石表其前是唯子趙子之墓過者式焉

史邦直墓表

邦直諱元姓史氏世爲武陟人某年遷河內乃占籍焉曾祖良祖萬父選三世在野母常氏出土族知邦直可以起家力課之學邦直亦能自樹立從鄉先生王國光游不數年學業大進遂擢興定五年詞賦乙科釋褐武陟簿懷孟被兵已久邦直安集有方鄉人賴之秩滿以材選管勾三白渠入爲尙書省令史宰相李公適之聞其名問以三白渠利害邦直以書對細字滿三十紙推究源委凡公私所以爲弊者無不備按而用之強有力者將無所容奸適之大稱異之遷管勾黃河漕運未幾河南破右丞仲德行臺

徐州檄邦直守禦注授彭城令尋轉充觀察判官危急存
亡之際多所建白仲德甚倚重之喪亂後閒關東歸歲戊
戌十二月二十有六日春秋五十有七以疾終於州之私
第邦直爲人軀幹雄偉望之如羽人劔客而處事詳雅倉
猝無失辭事母孝待故舊有終始身歿之日識者多嗟惜
之初娶某氏再娶遼東高氏某官之女邦直無子以姪爲
之後以某年月日葬於河內王封里之東南原初邦直歿
之七日而懷州亂老幼奔潰城爲之空高夫人暮夜挈家
人避於州西南五十里之別墅事定而歸家蕩然無一物
蝗旱連歲道殣相望人謂從此無史氏矣夫人攻苦食淡

存拊愚幼入門應接不減邦直生平比營大葬凡舉十餘
喪安厝如禮生死受獲雖健男子有不能辦者邦直可無
恨矣邦直予同年進士又交分殊款其孤請爲墓碣銘乃
論次之其銘曰

能者人不能者天得配而賢獨爲始終之全我銘詔之以
慰下泉

御史孫公墓表

正大中內帑被盜所失皆慈聖宮珠具上怒甚公時爲監
察御史被詔按其事而無迹可尋法官瀝疑欲棄守者市
公執奏緩之會赦得原汴民李氏女有姿色已許嫁矣首

相白撒之姪恃勢奪婚且欲以爲妾夫家訴於官官畏徇
不爲理遂訴於公公爲奏聞詔還已許八年親享太廟邸
國夫人溫敦氏過廟門而不偃蓋公劾奏以爲失臣妾禮
上不忍加姨母罪敕有司杖御者百仍罰俸以愧之舊制
承天門非犒軍不登一日上無故登焉公奏人主不可示
民不信上卽日爲公犒軍庚寅辛卯以來雖軍出屢勝而
亾徵已具危急存亾之際大夫士以自保爲幸或高蹈遠
引脫屣世務或酣歌縱酒苟延歲月公獨正色立朝耿耿
自信言事數十條藹然有承平之風詩所謂風雨如晦雞
鳴不已者唯公有焉公諱德秀字伯華其先涇州長武人

大父皋遭靖康之亂流寓太原之文水因家焉父珥資稟
涓直樂於爲善時與羽人禪客游尤喜賙恤貧乏或養之
終其身且葬祭之用公貴贈朝列大夫有子五人公其長
也幼穎悟有學性及長游太學有聲場屋間至甯元年以
三赴廷試試補御史掾興定六年中開封府解試魁臺掾
考成升尙書省掾數月以母樂安縣太君成氏春秋高乞
歸侍俄辟權國史院編脩官元光初以選充豐備倉監支
納官正大元年擢詞賦進士第授奉直大夫三年辟京兆
雲陽令行省以長安劇邑而令非其人用便宜以公易之
雲陽之人相率請畱詞旨懇切宰相不能奪還公雲陽六

年權行省左右司員外郎七年拜監察御史終更授太府
監丞遙領同知鎮南軍節度使事壬辰之變微服出汴京
客居大名鬱鬱不樂竟以成疾以明年冬十有二月朔春
秋五十終於寓居權葬某所娶要氏吉州倅伯升之女弟
封樂安郡君子男三人長頤次觀次孚皆習儒業女二人
長適祭酒吉州馮內翰子駿之子亨次適進士太原王楫
孫男五人崇仁崇義崇禮崇智崇信皆習儒業女孫五人
尙幼公美須眉容服甚都家居整肅遇物以誠臨官事官
有法絲髮不少徇其憂國愛君出於天性惜其遭罹季未
抱利器而無所試見於行事者止此而已季子孚以王內

翰百一所譔家傳來乞銘僕於公爲鄉人敢用所以知公者爲之銘以致懷賢之思其銘曰

和臣不忠忠臣不和碑石有銘百世不磨公起太原儒素爲家以貌言而觀卜其柔嘉怫然聞義而起勇莫我加創罷我扶剛瘳我訶不量寸鐵之微訴九閻而磔妖墓白筆風生朝著無譁宗周不綱蕩而頽波亦有不二心之臣哀喪亂之宏多幸大福之可再憤卻日而麾戈念君平生慨然長嗟委蛇委蛇豸冠峩峩蓬蒿一邱窘此澗阿天之廢商久矣公其如命何公其如命何

蕭軒楊公墓碑

從金石萃編補

公諱振字純夫一字德威姓楊氏唐鄴國十九世孫鄴國

口於口口以口口之下缺之四字縣人鄴公以行基嗣行

基生棻棻生溫溫生幼言幼言生颺颺生皋皋生免免生

珍珍生光贊光贊生懷順懷順官金紫仕至西臺御史襲

封至五代漢國乃除夫人彭城劉氏有子十二人長曰公

侯次曰公神公留公賢公洪公素公石公祚公良公通公

演公伏始口世口口諸房所居號十二楊村總謂之口楊

氏公侯之子舜靖舜靖之子信信之子禹禹之子言言之

子宗宗之子懋懋配裴氏於公爲口父口金口口以太宗

之家口祭祀下缺三字楊葬皆從西臺君子超道超道配尙氏

正隆閒避王統制之亂寓乾州南自口族人號口口翁公

口口翁次子也幼喜讀書與口口張子口口嘗手鈔經傳

尤愛王符之論與賓客談時稱誦之弱冠仕州縣為屬口

口興郡王口口西下缺三字知公名選之口從甚信重之公口

為王口口與民皆吾人奪彼與此其利安在王歎曰我正

以此口罪今日之後口命下缺五字言哉下缺三字吏有口口山口

口名口一口以口口當之口公謂同列口奪人之口又誣

以罪豈朝廷意邪吏口口泰和口見公府文移下缺五字謂所

口口我往在丹州時見下缺九字以口文相欺比來官口殆似

之口及泰和律下閱之踰月不樂者口之亂下缺十字不如下缺

三統不口如制聖人立法口從口口人情不下缺亦口我下缺

於法口未嘗見一事可與相當者口比附為下缺乃事下缺

口先為之防口猶下缺以障江河必無是理知不可行將

下缺易紛紛不已安得不亂下缺令下缺富下缺安下缺

三時皆處口僚公率為口禮又大舉顯道下缺以事口上

官幾下缺之下缺喜口口大官公之知人多下缺學古文

戒之曰無獨與同輩較優劣能似古人乃古文爾吾雖口

能想理當下缺以下缺公口公口口若欲吾兒讀此邪必

欲學詩口當從毛詩讀不然亦須讀杜工部詩耳我見界

上官口口兩國口口賈下缺無的下缺乎復何望焉所謂

讀毛詩者口如下缺三字茹欲兒輩就地頭買之耳以貞祐三

年三月二十有五日春秋六十有三終下缺一字崔氏生子

燧繼室閔鄉程氏生子下缺四字煒輝繼室晁氏生子口口炳

舉進士奐口辟東省下缺三字恆安撫司經歷官口部令口諸

孫六口以明年正月七日葬公於州南小口村新塋口南

翁墓次三夫人耐焉禮也公口雅重儀矩可觀家居未嘗

有情容子弟見者必下缺三字乃前有所問非反復思之不敢

對也當官公口所平反甚多嘗夜聞口里中兒爲其父作

黃籙召諸予告之曰某家作佛事人謂之有孝心我視之

殆兒戲耳此人我同列其斷獄我知之矣人有口曲世人

口有不口口之爲直者口欲賂神邪我平生執法過誤或

有之至於故以口口物口口無口也後日口不諱慎勿爲

此以爲識者笑耀人李安下缺三字公嘗贈以口口引云純夫

吏業而儒行家貧而好客居今之世而口口金帛而口口

墨是四反也口口名流其口口公如此故嘗論關中風土

完厚習俗不數易正隆大定間去平世爲未遠公生於其

間世族之所口風化之所口以資口之美君子之言長

者之事宜不學而能之況志於學如此口今煥然學爲通

儒有關中夫子之目往在下缺三字宰相口信下缺四字禮下缺十

李都下缺五字司之純皆所口行與口蓋自百餘年以來關中

士大夫有重名者皆莫能出公右

下缺
五字

知□□銘曰

鄗唐虞□世□奉天子孫下衰混跡齊編□公

下缺
五字全下

十四則下缺殆造物下缺之下缺窮之□然則古所謂□

聖□□□命所

下缺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終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三

讀書山房刻本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碑銘表誌屬

故河南路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君神道之碑

君諱奐字煥然姓楊氏乾之奉天人唐鄴國公之二十世孫也譜系之詳見君自敘載之先大夫墓銘茲得而略之曾大父楸大父超道父振是爲蕭軒翁及上二世皆在野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君生蕭軒以爲文明之象就爲制名君甫勝衣嘗信口唱歌有紫陽閣之語扣之不能荅也未冠夢遊紫陽閣景趣甚

異後因以自號年十一丁內艱哀毀如成人日蔬食誦孝
經爲課人以天至稱焉又五年州倅宗室永元謂翁曰若
老矣守佐重以案牘相煩聞若有佳兒姑欲試之卽檄君
爲倉典書時調度方殷君掌出納朱墨詳整訖歲終無圭
撮之誤倅愛之謂他日當有望勸之宦學師鄉先生吳榮
叔指授未幾迥出倫輩賦業成卽有聲場屋間不三十三
赴廷試興定辛巳以遺誤下第同舍盧長卿李欽若欽用
昆季惜君連蹇勸試補臺掾臺掾要津仕子慕羨而不能
得者君荅書曰先夫人每以作掾爲諱僕無所似肖不能
顯親揚名敢貽下泉之憂乎正大初朝廷一新做政求所

以改弦更張者君慨然草萬言策詣闕將上之所親謂其指陳時病辭旨剴切皆人所不敢言保爲當國者所沮忠信獲罪君何得焉君知直道不容浩然有歸志卽日出國門而西教授鄉里者五年歲己丑乾州請爲講議安撫司辟經歷官京兆行尙書省以便宜署君隴州經歷皆辭不就再以參乾恆二州軍事親舊爲言世議迫隘不宜高蹇自便始一應之庚寅京師春試授館左丞張公信甫之門張公嘗謂人曰諸孫得君主善老夫沾勺抑多矣癸巳汴梁陷微服北渡羈孤流落人所不能堪君處之自若也冠氏帥趙侯壽之延致君待之師友閒會門生朱極自京師

輦書至君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公喜接寒素士子有不遠千里來見者嚴公久聞君名數以行藏爲問而君終不一詣或問之故曰不招而往禮歟且業已主趙侯矣將無以我爲二三乎戊戌天朝開舉選特詔宣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進士君試東平兩中賦論第一劉公因委君考試雲燕俄從監試官北上謁領中書省耶律公一見大蒙賞異力奏薦之宣授河南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陛辭之日言於中令公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又河南兵荒之後遺黎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擾之糜爛必矣願公假以歲月使得拊

摩創罷以爲朝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中令甚善之君初
蒞政招致名勝如蒲陰楊正卿武功張君美華陰王元禮
下邳薛微之澠池翟致忠太原劉繼先之等日與商略條
畫約束一以簡易爲事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如千難
易若何有循習舊例以增額爲言者君訶之曰剝下罔上
若欲我爲之邪卽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官長所臨率
有餽餉君一切拒絕亦有被刑責沒財物於官者不踰月
政成官民以爲前乎此蓋未有漕司惠吾屬之如是也在
官十年乃請老於燕之行臺以猶子元楨襲職壬子九月
王府驛召入關尋被教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乃得

請閒居鄉郡築堂曰歸來爲佚老之所雖在病臥猶召子弟秀民與之酒諭之曰吾鄉密邇豐鎬民俗敦樸兒輩皆當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毋習珥筆之陋以玷傷風化及病革處置後事明了如平時敕家人吾且死勿以二家齋醮貽識者笑遂引觴大噱望東南炷香命門生員擇執筆畱詩三章恬然而逝春秋七十實乙卯歲九月之一日也後五十七日葬於郡東南十里小劉里先塋之次夫人陳氏劉氏耐焉禮也君三娶吳氏子男四人保烜萬駒嵩山緱山皆早夭駒郎者在孕有異風骨不凡齟齬知讀書八九歲聞君講授卽通大義尋爲人講說十二以羸疾至於

不幸君喪之盡然有童烏之感女四人長嫁郡人張簾次
華陰王亨二幼者在室初泰和大安閒入仕者惟舉選爲
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程文之外翰墨雜體悉指爲無
用之技尤諱作詩謂其害賦律尤甚至於經爲通儒文爲
名家不過翰苑六七公而已君授學之後其自望者不祿
祿舉業旣成乃以餘力作爲詩文下筆卽有可觀嘗撰扶
風福嚴院碑宋內翰飛卿時宰高陵見之奇其才期君以
遠大與之書曰吾子資稟如此宜有以自愛得於彼而失
於此非僕所敢知也君復之曰辱公特達之遇敢不以古
道自期飛卿喜曰若如君言吾知韓歐之門世不乏人矣

興定末關中地震乾守呂君子成徧禱祠廟請爲祝文凡
二十有四首援筆立成文不加點在鄆下日中秋燕集一
寓士忌君名諷諸生作詩請君屬和君被酒謂客曰欲觀
詩者舉酒欲和以次唱韻意氣閒逸筆不停綴長韻短章
終夕成三十九首長安中目爲鄆郊卽席倡和詩傳之性
嗜讀書博覽強記務爲無所不闕真積力久猶恐不及寒
暑飢渴不以累其業也中歲之後目力差減猶能鑿下閱
蠅頭細字夜分不罷作文剗刮塵爛創爲裁製以蹈襲剽
竊爲恥其持論亦然觀刪集韓文及所著書爲可見矣禮
部閑閑趙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內翰馮公屏山李公皆

折行位與相問遺御史劉公光輔編脩張公子中諸人與
之年相若而敬君加等河朔士夫舊熟君名想聞風采又
被三接文衡有在所過求見者應接不暇其爲世所重如
此暮年還秦中秦中百年以來號稱多士較其聲聞赫奕
聳動一世蓋未有出其右者前世關西夫子之目今以歸
君矣有還山集一百二十卷槩言十卷紀正大以來朝政
號近鑑者三十卷正統六十卷其自敘曰正統之說所以
禍天下後世者凡以不出於孔孟之前故也且夫湯武之
應天順人後世莫可企及猶曰子有慙德武未盡善後世
僻王乃復賴前哲槩以正統之傳非私言乎今立八例曰

得曰傳曰襄曰復曰與曰陷曰絕曰歸始皇十年貶絕陷者何懲任相之失也太宗傳之而曰得者何志奪宗之惡也責景帝者何短通喪也責明帝者何啟異端也與明宗者何有君人之言也與周世宗者何世宗而在禮樂可興也如是八例其說累數十萬言以謂不如是則是非不白治亂不分勸戒不明雖緜歷百千萬世正統之爲正統昭昭矣此書往往人間見之有詰難者則曰吾書具在豈復以口舌爲辨後世有賞音者君不治生產不取非義仕宦十年而家無十金之業然其周困急卹孤遺扶病疾助葬祭習以爲常力雖不贍猶強勉爲之與人言每以名教爲

言有片善則委曲獎藉唯恐其名之不著或有小過失必以苦語勸止之怨怒不計也評者謂君志立而學富器博而用遠使之官奉常歷臺諫掌辭命治賓客必有大過人者白首見招日暮途遠有才無命可爲酸鼻丙辰冬十月予閒居西山之鹿泉員生自奉天東來持京兆宣撫使商挺孟卿所撰行狀以墓碑爲請且道君臨終念念不相置畱語殷重以撰述爲願惟不腆之文曷足爲君重竊念風俗之壞久矣冰雪沍寒往復四千里爲其師爲不朽計門弟子風誼如生者幾人此已不可辭況於平生之言乃勉爲論次之而系以銘其銘曰

有文者螭於跌者龜是爲關西夫子楊君之碑顧瞻佳城
泣焉涕洟學道之難成使人傷悲君擅名場淡蕞孤罷迨
乎駢儷而變古雅快潛蛟之雲飛謂君不逢歟奮回谿而
澠池一命而佩金紫何若若兮纍纍嚮賓於唐世久衰微
河潤九里蔚松楸兮增輝謂君爲逢歟徒以文窮而自喜
斬伐俗學力涸筋疲世無立聖人矣望伯起其庶幾白首
太玄坐爲悠悠者之所譏翳正統之無適從職予奪之非
宜君排諸儒斥偏執與詭隨彼月旦之有評且曩是而今
非豈有一定罪功之名而槩終世之成虧我黜我升我招
我麾不主故常不貸毫釐自我作古奚竊取爲自非慨然

任當仁之重能不懼於西河之見疑惟鼎之爲器也雖小而重屹神寶而弗移孰謂漢唐甚盛之際亦不免於窮運之攸歸我車司南爾轍背馳傳者嗟誰異時有如君家子雲者出邈千載兮求知

劉景玄墓銘

景玄年十六七許時其先人朝請君官四方景玄畱學陵川已能自樹立如成人老師宿學多稱道之而朝請君獨未知也及罷官歸行視景玄所舍見其架上書散亂無部帙意不懌因問讀書有後先汝甯亂讀耶漫取一書試之則隨問隨答無所忘失朝請君始大驚拊其背曰及吾未

老當見汝聳壑昂霄時耳乃名之昂霄字景玄別字季房
泰和中子初識景玄於太原人有爲予言是家讀廣記半
月而初無所遺忘者予未之許也杯酒閒戲取市人日麻
鱗雜米鹽者約過目則讀之已而果然大率景玄之學無
所不闕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地理與兵家所以成敗者
爲最詳作爲文章淵絲緻密視之若平易而態度橫生自
有奇趣他人極力追之有不能到者爲人細瘦似不能勝
衣好橫策危坐掉頭吟諷幅巾奮袖談辭如雲人有發其
端者徵難開示初不置慮窮揆源委解析絡脈漫者知所
以統室者知所以通旁貫徑出不可窺測要之不出天下

之至理四座聳聽噤不得語故評者以爲承安泰和以來
王湯臣論人物李之純玄談號爲獨步景玄則兼眾人之
所獨愈叩而愈無窮詩與文則或有之其辨博則不知去
古談士爲近遠餘者不論也其與人交也不立崖岸洞見
心肺世閒機械皆不知有之河東梁仲經渾源雷希顏王
官麻信之皆海內名士交久而無閒言人以此多之至其
善惡太明黑白太分則亦坐是而窮也初舉進士不中以
蔭補官調監慶陽軍器庫非其好也諸公期以明年薦試
辭科而景玄病不起矣正大乙酉夏子自京師來哭其墓
太夫人謂好問言吾兒有當世志今鬱鬱以死矣子與之

游最爲知己當爲作銘無使埋沒也好問泣且拜曰銘吾
兄者莫好問爲宜乃作銘景玄陵川人自言系出楚元王
交祖諱溥不仕朝請君諱俞第進士官至管勾承發司太
夫人上黨宋氏封彭城縣君妻永甯李氏子男一人名庸
女一人尙幼以元光二年六月十三日春秋三十有八終
於永甯之寓居權殯郭西南一里所庸將以某年月日舉
二世之柩歸葬陵川之先塋銘曰

淡心而文洩人天和聲光一流有物禁訶君起太行學自
爲家元精當中散爲雲華有發其談瀉江傾河坦其正途
不涉誕夸有喙三尺有書五車噤不得一本施萬古長嗟
作時

望君天門奉璋峩峩蓬蒿一丘窘此澗阿天如天如命也
奈何

文儒武君墓銘

銘曰真積力久積久而博其所立也卓百家浩浩未害其
說之約故雖涉於紅女之纂組其破而園斲而樸者固自
若也博士三年誨誘循循子弟秀民自我作新投之萬金
良劑以湔浣漱滌易形而鍊神朱墨進爲文儒鉤距化而
真純庚桑豐羽山之年鄒律發寒鄉之春是之謂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教育之廢久矣安得敦龐耆艾仁信篤誠如
先生者以復三代兩漢風土完厚之秦乎河東人元某銘

郝先生墓銘

秦和初先人調官中都某甫成童學舉業先人思所以引而致之者謀諸親舊間皆曰濩澤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尙義在宋有國時俊造輩出見於黃魯直季父廉行縣之詩風俗旣成益久益盛迄今帶經而鉏者四野相望雖閭巷細民亦能道古今曉文理爲子求師莫此州爲宜於是先人乃就陵川令之選時鄉先生郝君方聚子弟秀民教授縣庠先生習於禮義之俗出於賢父兄教養之舊且嘗以太學生游公卿閒閱人旣多慮事亦審故其容止可觀而話言皆可傳州里老成宿德多自以爲不及也某旣從之

學先生嘗教之曰學者貴其有受學之器器者何慈與孝也今汝有志矣器如之何又曰今人學詞賦以速售爲功六經百氏分裂補綴外或篇題句讀之不知幸而得之且不免爲庸人況一敗塗地者乎又曰讀書不爲文藝選官不爲利養唯知義者能之今世仕宦多用貪墨敗官皆苦於飢凍不能自堅者耳丈夫子處世不能飢寒雖一小事亦不可立況名節乎汝試以吾言求之先生工於詩嘗命某屬和或言令之子欲就舉詩非所急得無徒費日力乎先生曰君自不知所以教之作詩正欲渠不爲舉子耳蓋先生惠後學者類如此不特於某然也先人旣罷官某畱

事先生又二年然後歸先生歿於成皋其子思溫歸葬鄉里以書抵某言吾子往年赴弔成皋曾以墓銘爲請今卒事矣願有以慰不肖孤之心某謝不敢當六七年之間思溫之請益堅辛丑之秋又屬其外兄牛元偉來致辭曰先子生無一命之爵歿無十金之產齋志下泉有識興嘆授業得如吾子者且不能一言半辭以見於後世其命之矣某再拜曰僕有罪乃敘而銘之先生諱天挺字晉卿先世有自太原遷上黨者宋末又遷陵川遂爲陵川人曾祖諱元祖諱璋考諱昇以選擇爲縣功曹至先生之伯父東軒先生始宦學蔚爲聞人先生少日舉進士豫春官氏薦書

便能出諸公之右多疾早衰厭於名場遂不就選貞祐之
兵避於河南往來淇衛之間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甯落
薄而死終不傍貴人之門故時無料理者以某年月日邁
疾春秋五十有七終於寓舍臨終浩歌自得若不以生死
爲意者其平生自處爲可見矣前娶同縣張氏繼室高平
司氏子男一人卽思溫也女一人嫁進士侯公佐男孫三
人曰經曰恆曰彝經最知名女孫一人弟天禔從弟天祐
猶子思忠皆有聲場屋間銘曰

篤於其資誠於其思行可以士矩政可以吏師奉璋戔戔
其誰曰我私畀鑑基而奪之時操利器而莫施窮巷抱書

在涅而不緇曳履商謳長與世辭甯以一寒暑往來之蹙
槩細人而怨咨良璞含光平價不貲棄擲泥塗識者涕泗
孰物之尸孰命之司吾欲問之有如先生者而止於斯有
如先生者而止於斯

曹徵君墓表

歲丙午秋九月日曹徵君子玉以疾終於襄陰之寓舍春
秋七十有四嗚呼哀哉世豈復有敦龐耆艾之士如君者
乎始予在京師登君鄉先生禮部閑閑公之門公每論人
物及君姓名必極口稱道謂今人少見其比其後見君於
方城介於太原王右司仲澤乃定交焉君長子十七歲予

以兄事之王辰之兵君流寓宏州癸卯冬子自新興將之
燕中乃枉道過之死生契闊始一見顏色握手而語恍如
隔世不覺流涕之覆面也又五年子閒居鄉里與君相望
六百里而近耳妾人有傳子下世者君聞之寢食俱廢至
問之卜筮及就日者王希道推子祿命以自開釋已而知
其妾也又爲之喜見顏閒居未幾聞君九月之訃子爲位
而哭且爲文以哀之孤子汝弼徒步至雲州求子銘先人
之墓不及見而去君之孫孝待於鎮州者又三數月矣追
念平生之言乃泣而銘之君諱珙姓曹氏子玉其字也世
爲磁州滏陽人曾大父圓大父莘父璿皆潛德弗耀君生

數月而孤養於祖母史氏少長教之讀書學性穎悟有成
人之量及就舉選卽有聲場屋閒以兩赴廷試移籍大學
時輩翕然推重之君資稟厚重接物誠實世俗機械舉不
知有之居方城二十年教授爲業僅可中人之產長子國
器力於幹蠱故君得優游自便賓客過門厚相接納爲具
豐潔不類寒士家不獨公卿達官愛敬之至於軍府悍卒
閭巷細民望君褒衣皤腹言笑和雅亦皆訢訢焉嘗再娶
未幾婦卒其父哀悼成疾君往候之問之所親云公初不
病痛女嫁未幾而徒捐匱具耳君盡其所得者值百金并
兩女使悉歸之方城人有倉猝避吏畱一篋而去者君敕

家人毋敢竊視事定其人復來發篋驗之貯金滿中而封
識宛然如手未嘗觸者君之廉類如此正大末京南大司
農楊公叔玉丞康公伯祿薦君及猗氏僻曼卿武陟宋予
之武清張仲升汴梁高振之大名王大用等六人文章德
行乞加官使以厲風俗事聞徵聘有期會兵動而罷里中
郭提控者喪亂中聚老幼數千守一砦自保人有誣郭嘯
聚爲亂者州將捕繫之將至不測時立州治大乘山君就
爲申理之郭以無罪而君幾爲道梗不得還避兵之民無
所逃死君擇貧病之尤者畱養之賴以全活者甚眾羣不
逞乘亂欲以兵相加父老有曉之者云而曹巖暴如此獨

不愧曹先生父子邪居襄陰又十年依尙書李仲臣仲臣
爲之起廟學以師席奉君州人化君之德文風爲之一變
君旣老自號囂囂老人有卷瀾集三卷藏於家君凡六娶
曰陳氏徐氏張氏陳氏顧氏前君卒曰媿氏今無恙子男
二人曰國器字大用陳出也端愿而信有君之風不幸歿
於京師之兵士論惜之汝弼顧出孫一人卽孝也曾孫二
人幼未名女孫一人尙幼銘曰

仁信而篤誠寬博而和平以儒行槩之眾善具并何負於
人而不能百齡豈無百齡孰愈君之名城郭千年貞石有

銘曰是維子曹子之墓尙可以爲鄉人之榮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三終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四

讀書山房刻本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碑銘表誌碣

真定府學教授常君墓銘

元光癸未予過鄆城見麻徵君知幾問所與周旋者知幾以鎮人常仲明中山趙君玉對及仲明來館客因得接杯酒之驩然未款也北渡後來鎮陽仲明在焉予首以知幾存歿訪之仲明言辛卯秋邊報已急以內鄉溪固可以避兵且有吾子在吾三人議南下知幾卜之不吉乃止不行及被兵知幾病困中尙以前日猶豫不行爲恨也予初謂

知幾少許可而獨於仲明有端人之取固已慕嚮之及知
幾將遷內鄉託於子者爲甚厚仲明之先世又出於代雁
門用是交遂款如是六七年歲辛亥九月晦自太原東來
過仲明之門而仲明之下世十許日矣孤子德雅知子敬
其先人涕泗以墓銘爲請予復之曰此吾之志也奚以請
爲乃作銘并論次之君諱用晦姓常氏仲明其字也上世
家崞縣大木張家里而墓於泉福鄉之石鼓原者不知其
幾昭穆矣見於元祐中進士趙子良所撰墓銘云常氏世
豪於財以孝弟力田見稱宋初世有諱素者娶皇甫氏生
子慶慶娶康氏生子玘玘娶檀氏生子五人長曰俊次曰

善俊材幹宏博殖產益豐取子之際已薄而厚於人家近
雲朔塞羣從率以武藝相尙有捉虎常氏之目娶王氏生
四子二子起家善以膽勇推擇爲鄉兵指揮使俊之長子
曰宗亮慷慨多氣節中武舉官脩武郎郟延路第四將仕
至知文水縣事宗彥以騎射應募官保義郎河東路第四
部將文水卽君之曾祖也金朝初避漢陽質子之役族屬
散居有從建炎南渡而貴官者有畱居東門盧利者有析
居柏仁坊鹿者文水居遷河朔寓居平山遂占籍焉生九
子其一爲比正餘八子娶兩族先後無閒言時人爲之語
曰三劉五李和義無比是則文水之家政可見矣君之祖

諱大安初東來時道卒於黎城父諱振孝悌忠信不學而能好結交文士自以不習儒業爲愧一意課二子學君之弟鼎字仲華甫成童能屬文鄉長者以偉器期之未冠而卒故君強學自立以成父志自少日有聲場屋閒遊梁之後交文士益眾賦業外他書亦能研究國醫宛工張子和推明岐黃之學爲說累數十萬言求知幾爲之潤文君頗能揆微旨親識間有謁醫者助爲發藥多所全濟病家賴焉資稟淳質言行有法遭值亂離知時命不偶安貧守分不爲風俗所移旅食僅足而繼困之義無廢年德俱茂而卑牧之心愈篤評者謂先世之義俠閨門之嫻睦傳至於

君故家遺俗有自來矣真定幕府以君承平學舍舊人文
行兼備任師賓之位辟本路府學教授在職數年士論歸
之不幸遭疾臨終二三日執筆紀先世事迹垂示來裔飲
酒談笑與家人訣怡然而逝春秋七十有四實辛亥之九
月十九日也夫人劉氏前君二十七年卒繼室李氏子德
彰德府宣課使男孫小字舉孫尙幼德以某年月舉君之
柩耐於滹河西岸班家里之先塋禮也

銘佚

善人白公墓表

歲辛亥冬十有二月河曲白某持雁門李某所撰先大夫
行事之狀請於某曰先大夫棄諸孤之養內翰王君從之

實表其墓禮部閑閑趙公爲之書并以善人白公墓表篆
其額某時階止六秩未及贈官之制故王君弗克載遭離
板蕩閑閑手筆亦復失之某惟先大夫積德累行躬不受
祉子男之爵僅見於告弟之書而使之旌紀寂寥隨世磨
滅孤奉義方之訓不肖孤死不瞑矣敢以通家之舊屬筆
於吾子幸爲論次之謹按公諱某字全道姓白氏其家於
河曲者不知其幾昭穆矣曾大父諱重信大父諱玉父諱
仲溫皆潛德弗耀公生十二歲而孤妣李氏弱無所依舅
氏僧法澄爲經紀其家拊育訓導恩義備至及長乃能自
樹立營度生理日就豐厚其後澄歿公不忘外氏之故喪

祭之禮有加又爲建貳塋於白氏正壟之側一以祔外祖
氏一以葬澄初僧舅旣奉浮圖愍其家世不傳爲李氏置
後意甚專初不以異姓爲嫌已而事不果行公承舅氏之
意挈此子養於家以昆弟待之大定初通檢因附屬籍舅
已亾又歷三推之久弟爲妄人所教遽求異財公欣然以
美田宅之半分之一人謂同胞而至別籍往往起訟白公乃
無絲毫顧藉意是難能也太原趙進規從其子文卿在官
下尤相歎異云古人以陰德見稱如白全道非但陰德乃
顯德也司戶王伯常嘗都督部民之不率者云汝獨不能
效白君以禮治身以義教子耶其爲名流所重如此崇慶

壬申避地太谷不幸遭疾春秋六十有九終於寓舍實八月十九日也越七日諸孤護喪歸祔於河曲王家里西原之先塋禮也初娶王氏再娶李氏皆前公卒子男五人長曰彥升畱心典籍而不就舉選次曰賁廣覽強記尤精於左氏至於禪學道書岐黃之說無不精詣弱冠中泰和三年詞賦進士第歷懷甯主簿岐山令遠業未究而成殂謝士論惜之次曰華貞祐三年進士歷省掾入翰林仕至樞密院判官右司郎中次曰僧寶瑩以詩筆見推文士間有集行於世次曰麟蚤卒女四人長適州吏目楊桂次適大族張訪次適進士賈鐸次未嫁而卒彥升女楊女張王出

也男孫五人曰嗣隆以蔭監漿澤酒曰忱曰恆皆習進士
曰常山曰中山皆尚幼女孫二人皆適士族曾孫三人中
和泰和安和女一人尚幼公資稟聰悟而謹厚自持略通
經史精究厯算中年耽嗜佛書皆所成誦爲人敦信義樂
施予一言所諾千金不易家人化之皆以賢行稱焉正大
中累贈中大夫輕車都尉南陽郡伯兩夫人南陽郡太君
維火山自太平興國中升爲軍雖有學校而肄業者無幾
宣和末僅有上舍宋生歷大定明昌官學之盛然後公之
二子擢巍科取美仕邦人築亭以榮鄉名之屏山李君之
純爲作記辭與事稱相爲不朽故公雖躬不受社所以起

其家與善化一鄉者其利豈有旣耶銘曰

齒以德尊師以道存習俗以教遷惟仁人君子之所居若
時雨然羽山之顏疵厲爲調媿心發之彥方學業復於譙
玄禮所以祠鄉長者而傳書先賢在昔兵屯河曲雄邊爰
及公家乃誦乃絃身爲義方奉之周旋兩息蹠蹠起爲儒
先岌彼榮臺大伏在泉振而鼓之有光屬天仲也銅章惠
浹岐岍叔也奉璋入侍禁垣藹兮芝蘭之庭炯兮珠玉之
淵州里趨風媚學躑躑至於餘波所及且孝弟而力田古
有之種德欲深望歲百年有相之道理無空捐祿匪我榮
殆以爲黨塾亾窮之傳樂石有銘表公之阡異時配縣社

之食尙有攷焉

南峯先生墓銘

先生諱豫字彥先姓呂氏懷州脩武人祖道父炎皆力田
爲業先生自成童知讀書旣冠游學東州以易爲專門經
明行脩高出倫輩醇德先生王廣道特器重焉一時名士
如秀容折安上濟陽王善長安陽苗景藩館陶段彥昌冠
氏孫希賢田子發從之學者甚眾故家近太行五峯山因
以爲號示不忘本也有易說若干卷傳於時宗室復興鎮
大名聞先生之名延致門下以師禮禮之初取館陶汲氏
繼室清平丁氏先生往來兩縣之間爲人廉介沈默爲里

人所尊貞祐之兵謂所親言吾年八十有四天數當盡癸酉唯有坐待歸盡而已是冬在所殘破吾民老幼相與逃亾先生喟然嘆曰癸酉之期至矣明日有乘白馬衣皁衣挾弓矢馳逐於社原桑林之下者吾死此人手矣詰旦果有邏騎到物色悉如所言先生欣然就戮實十二月之二十三日也兵退孤子天民收葬於館陶大張里之東原王子之冬距先生之歿四十年矣天民與好問有通家之好以墓表見屬余亦懼先生之潛德將隨世而磨滅也乃爲之銘天民嘗任冠氏主簿孫二人長曰長慶次曰公孫銘

曰

被髮銜刀禍孰與遷彈琴視景命何可延誠使之禽息鳥
視而終白首固已無貴於期頤之年老聃玄虛莊周氏之
自然死以爲真兀以爲全甯薪火之可續直土梗之自捐
若夫鴻毛權重輕所宜熊掌定從違之先有巖牆之疾趨
有白刃之徑前唯其知命而安於命此漢於易者之所以
賢

臨海弋公阡表

公諱潤字天澤姓弋氏系出臨海占籍汝州之梁縣者不
知其幾昭穆矣大父整生二子長曰洪次日海洪娶張氏
二子曰祐曰福海娶酒氏公其所生子也弋氏自先世不

異財公蚤孤能自樹立如成人事從兄祐殊恭遜祐嘗以
事客內鄉者二十年比還公殖產倍於舊祐歸求分居公
謂祐言家所有皆父兄所積潤但謹守僅無損耗耳兄幸
歸請悉主之潤得供指使足矣祐悔悟曰吾弟忠敬如此
我乃爲讒口所閒慚恨無所及尙欲言分異邪乃更相友
愛官以公家賞雄一鄉且膽勇過人選之督捕盜賊所至
以恕心爲質盜亦不敢犯由是名聲籍甚縣豪傑多畏服
之鄉之惡少以犯法爲常每以理訓諭之遂有嚮善者貞
祐丙子潼關賊汝洛被兵居民保險多以私怨相劫殺官
不能制公杖策往來山閒爲之開諭辭情懇到鬪者感悅

各平分而退多所全活公出大家舉措不祿祿振贍貧乏
婚嫁孤幼有古豪士之風手力絕人而資稟謙退有相犯
者未始與之校喜爲人解怨嫌鄉鄰訴訟往往不於官而
於公長吏亦時以委之嘗曰縣外有弋某橫逆無從生矣
其爲人所倚信如此中年喜儒學折節下士以實豐多文
士結夏課者多故入居之以便諸子之學士子不能自給
者爲之經理日事使得卒業同郡張翥雄飛資穎悟日誦
萬言公得之童卯中妻以甥且招致其家遂登進士第及
將涖官復殷重教督翥卒爲良民吏河陽人至畫像事之
壬辰河南破公挈家避於西山山柵破公家亦被驅逐一

卒見公稠人中請於主帥云此吾鄉善士其縱遣之帥遣
公學家去是夜所俘悉阬之里社爲空公家獨全親舊歎
曰爲善之報見之今日矣明年春鄉郡遊騎徧滿公自度
不能受辱乃自投水中得年若干實某年月日也娶田氏
子男三人長穀英師事程內翰天益未冠爲鄉府所薦再
赴簾試文學行義高出時輩兵閒以功授本州防禦副使
次世英亦業進士信厚如其兄次庭英七歲應童子舉年
十八義俠有父風州被圍率壯士三十輩潰圍而出與千
騎遇且行且鬪從旦至暮有被數十創而戰不衰者騎兵
解去遠近莫不歎伏北渡後歿於某所女一人適張氏仁

讓有女士之目孫二人惟敬惟友皆習儒業毅英等以某
年月日奉公衣冠葬於同德里西南原之先塋毅英子交
游中最可保任者以墓表爲請義不可辭乃爲論次之而
系以銘其辭曰

汝水兮洋洋山木兮蒼蒼有墓其旁是惟弋公衣冠之藏
子孫豆籩歲時蒸嘗魂兮來歸安此故鄉吁嗟公兮百夫
之防惟其勇而進於學所以爲自勝之彊沈潛可以屈獷
頑直諒可以扶善良禁訶痺剛莫我敢當徼巡周廬而辱
在抱關爲王前驅而棄之戎行孰侯伯之不如僅斗食之
見償惟祿不計庸兮知賦分之靡常頽波天來一柱獨障

彼囚虜之自甘此慨然而國殤志士不忘在溝壑甯以假
息而爲長使奪志而皆可在立懦其何望自古皆有死惟
義亾與亾者爲不亾銘其表之尙以發幽潛之光

蘧然子墓碣銘

泰和以來天下以能書稱者禮部閑閑趙公學者多效之
而但得其形似而已南渡後始有蘧然子已蘧然子筆勢
飛動得公不傳之妙故一時學公者皆不及而公亦有咄
咄逼人之歎宗室胙國公文采風流照映一時而蘧然子
乃得以布衣從之遊與之商略法書名畫筆虛筆實之論
獨得於任南麓王黃華之後君於真贋則望而知之胙公

亦以真賞稱焉予官京師始用二公意交之而未款也亂後予客冠氏蘧然子亦來東州每見之必連日竟夕而不忍去也大槩蘧然子少日出閭里閒其曉音律善談笑得之宣政故家遺俗者爲多及長厭於遊蕩乃更折節取古人書讀之久而學書學畫學詩學論文立志旣堅力到便能有所得爲人強記默識不遺微隱唐以來名家者之詩文往往成誦如目前考論文藝解析脈絡殆若夙昔在文字閒者畫入能品詩學江西派至於黃石廟等作今代秉筆者或亦未可輕議東京大內隆德太一故宮樓觀臺沼門戶道路華木水石悉能歷數之聽之者曉然如親到其

處至於宋名賢所居第宅坊曲與其家行輩羣從孫息姻
婭排比前後雖生長鄰里者不加詳也嘗往長清一禪寺
中與僧談僧言五派傳授圖大不易作蘧然子笑曰易與
耳因索筆作圖坐中他日以舊本證之不毫末差也予居
東州久將還太原行有日蘧然子聞之誦予詩文恨相見
之晚而相從之不得久也爲之泣數行下丁酉冬復來東
州而蘧然子下世已數月矣其壻商挺孟卿爲予言予已
北歸蘧然子爲之飲食不美者數日家人輩問言元子得
歸在渠爲可喜事而公爲之捐眠食何也蘧然子曰是豈
兒輩所能知也哉他日孟卿示予蘧然子故書凡予所談

往往記之紙墨閒子詩文則閒亦記之也因竊爲慨歎蘧然子平生交不苟合人與之言一不相入挾杖逕去不返顧其所以愛我者乃如此子愚謬不足比數何以得蘧然子如此哉天下愛子者三人李汾長源辛愿敬之李獻甫欽用是三人者皆有天下重名然長源瘐死西山獄中敬之則被掠而北爲非類所困折死於山陽欽用從死淮西時年未四十也子常以三人者之後當無有收眾人之所棄曲相獎借如渠輩者晚節末路乃復有一蘧然子思欲與之鄰屋相往來杯酒相樂就渠所談如東京故事者悉記錄之曾不五六年而又若有物奪之而去者豈子賦分

單薄善於招殃致凶所與遊者皆爲所延及邪不然何奪
吾蘧然子之遽也蘧然子諱滋字濟甫姓趙氏本出馮翊
其大父天會貞元間來爲汴梁戶籍判官卒官下妻子不
能歸遂爲汴人父諱青字漢卿蘧然子三男長某次某兵
亂中所失小子尙幼二女次卽孟卿所娶者蘧然子春秋
五十有九以病終權葬於東平沂州門之外若干步庚子
歲除日子實銘之其銘曰

積之之深守之之堅傳人之所不傳兼人之所獨專自拔
泥塗如蛻而僊文以表之慰彼下泉願雖愛我豈以一言

而敢私焉

蘇彥遠墓銘

彥遠諱車姓蘇氏世爲真定人彥遠其字也高祖中大夫
通判成都府子贊以父蔭補官中遭大亂不能歸贊金國
初由換授至朝散大夫祖仲文胡內翰礪膺登科終於朝
奉大夫潞州黎城令父世偁以蔭禱官宣武將軍宿州靈
壁主簿彥遠靈壁君之長子也初以父任爲河北西路轉
運司押遞監平輿陽步店商酒再監曲陽之龍泉俱以課
最聞陞真定酒使司監羨及百分貞祐二年八月朔當滿
替明日府官吏以兵至棄城而彥遠守職如故事定以羨
餘進四階城守三階循資一階授歸德下邑主簿未赴丁

太夫人王氏憂服除新制行當再歷諸司授蔡州稅務使
羨及二分有奇擢衛州獲嘉縣令召爲南京廣貯倉監支
納除蔡州觀察判官畱爲豐衍東庫副使官鎮國上將軍
北渡之後閒居州里以壬子年二月晦日春秋六十有四
終於家後三日葬於元氏縣趙同里之先塋先娶馬氏前
卒再娶鄧氏子一人名慶藍田尉官宣武將軍年三十二
歿於王事弟信武將軍陳州項城主簿卒猶子四人德謙
德普德恆德履彥遠資稟仁厚自幼重惜物命有不忍之
愛及登仕版喜於結納周急繼困不爲明日計力或未足
亦強勉爲之故人人得其歡心至於當世名士嘗與彥遠

周旋者亦皆稱道之予識之汴梁汴梁破見於夏津於鎮陽凡二十年每歎其安貧自樂不冑一傍時貴之門雖士夫之守死善道者不能過而或者乃以任子槩之可乎蓋予於是鄉得兩人焉曰常先生仲明而彥遠其一也仲明之歿予旣表其墓矣若彥遠者可獨使之隨世磨滅與乃作銘授其弟彥和使刻之銘曰

其應物也園其立節也堅有來千金散而浮煙雖游道日廣而所得皆賢幅巾來歸一室磬縣州里督郵漠然少年顧不屑於謝仁祖之米甯就陶生而乞憐貪夫徇財夸士死權河朔諸豪角逐相先萬物竝流而金石止信賢否之

天淵趙郡之蘇族世蟬嫣南渡崩奔混爲齊編蓋君以宗
起而名氏待君而傳我爲銘詩表君之阡百世而下有攷
於鄉人之傳信者尙有警言焉

盧太醫墓誌銘

盧尙藥諱昶世家霸州文安今爲大名人以方伎有名河
朔政和二年補太醫奉御被旨校正和劑局方刪補治法
累遷尙藥局使自幼傳家學課誦勤讀老不知倦岐黃雷
扁而下其書數百家其說累數百萬言閎衍浩博纖悉碎
雜無不通究而於孫氏千金尤致力焉故其診治之驗頗
能似之春秋雖高神觀精明望之知爲有道之士年壽八

十有七自剋死期畱頌坐逝著醫鏡五十篇傷寒片玉集
三卷今其書故在方伎之外復達治心養性之妙如云人
生天地中一動一息皆合陰陽自然之數卽非漠然無關
涉者所爲善惡宜有神明照察之又曰人爲陽善人自報
之人爲陰善鬼神報之人爲陽惡人自治之人爲陰惡鬼
神治之又曰養氣莫若息心養身莫若戒慎又曰冥心一
觀勝負俱捐此雖前賢所已道至於表而出之旣以治已
又以及人非仁者之用心乎其康甯壽考五福俱備非偶
然也昶與予有姻戚之舊因其子孫歸葬書以貽之欲其
鄉人知此家出子門久而予亦知其人之淡也銘曰

岐黃聖學炳如日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惟尙藥公有得
內經揆病之源起死而生爲醫作鏡底裏洞明道風旣扇
取重漢庭陽報杳來壽考康甯翛然坐逝歸神太清大河
安流扶衛厥靈扁鵲湯陰實魏大名遙遙華胄復起魏京
古今世業前後家聲遺書具在永爲世程

張遵古墓碣銘

南宮張伯全將以某年月日舉其先人之槨殯耐於縣西
南張平里之先塋伯全雅從子游因以碣銘爲請曰維張
氏上世自太原來居南宮以醫爲業者入世矣先人資稟
仁恕切於利生貧家來謁率欣然爲診治或資之糜粥之

費不特不責報謝而已州里醫流無慮百輩先人之學號
爲該洽恂恂退讓不自衒鬻文士過門接其餘論以自裨
益故時譽獨著先人歿於大安庚午不肖孤纔二十許耳
遭罹兵亂轉徙南北僅有歸顧之望今當勉卒大事勒銘
墓道誠得吾子論次使不隨世磨滅瞑目不恨矣伯全往
在郾城洎麻徵君知幾張尙醫子和推明河閒劉守真之
學所以通其塞而救其偏者用力爲甚博嘗謂人言不肖
於世業不敢不勉至於以醫爲治生之具則死不敢也予
謂伯全斯言可以攷見其先人平生矣乃爲之銘伯全之
先人諱師文字遵古年六十終於家其銘曰

茫茫之原纍纍之阡行人而歸何千萬年有子而傳孰不
欲揚其先今君獨然脩德則人而死而不亾則天吾是以
知其人之賢

張君墓誌銘

洛水張澄仲經狀其先人博平君行事謂好問言澄不天
生四歲先君捐館舍愚幼藐然不克當大事至有旌紀寂
寥之歎二十年之間蒙賴先德得俎豆於士夫之末念欲
追誌墓穴以俟百世誠得吾子辱以銘賜之不肖孤死不
朽矣好問不敏然以不腆之文得幸於仲經側聞先大夫
之字有年矣其可辭哉乃述而銘之按張氏本出於遼東

烏若族國朝併烏若遷之隆安以世官統之至公之考黃
縣府君諱某字某正隆閒官洛水遂爲洛水人公卽黃縣
之仲子也諱某字子厚資穎悟略通經史工書翰醫學亦
過人黃縣初令欒城召趙雋德新授館德新名士仕亦達
公與兄腴味道從之學德新愛公有千里駒之目年十七
黃縣下世太夫人吳氏出介休衣冠家治家嚴肅人莫敢
犯知公有成人之量卽以家事付之公內事母兄外睦宗
族鄉人稱焉凡有新衣必先其兄之子貨財不以入其室
御童僕有恩信不妄笞罵而人人敬畏之味道娶婦不諧
日致惡語嘗欲絕之公辭釋百至味道爲感動乃歎曰負

此嫗易而違吾賢弟難嫂用是得不棄太夫人疾病公盛暑不解帶藥必嘗而後進及居喪以孝聞明昌初歲艱以飢死者十室而五公日設糜粥以贍旁近病者親詣護之賴以全活者甚眾及公歿人多爲感泣公以承安四年八月某日春秋三十有五終於沼州之寓居葬城安呂彪從太夫人之塋娶束鹿劉氏同知睢州軍州事德溫之女子男三人長曰文次曰慶皆早卒仲經其季也女二人長適成安溫氏次適雲中谷氏公嘗用黃縣廕仕爲監博平酒稅然非其好也嘗謂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國家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然後可杜牧之論唐舜以來下迨

列國之賢大夫皆出於公侯之世傳記所載有不可誣者
承安泰和閒文治熠然勃興士生於其時蒙被其父兄之
業由子弟之學而爲名卿材大夫者嘗十分天下寒士之
九要不必盡爲公卿大夫而公卿大夫之具故在也古有
之力田不如逢年仕宦不如遇合又曰祗繫其逢不繫巧
遇如公者皆是也今仲經學精而行脩聲光爛然高出時
輩隆安張氏遂爲海內文章家推究源委公可以無恨矣

銘曰

履潔脩體柔嘉內美充福不遐哀哀蒼天孰使然邪天邪
人邪其父母邪從容以思其得之邪茁其芽鬱其華其實

孔多父播而子穫穰穰滿家故曰其源濫觴其流江河淵
兮其未涯不有以浚之其末奈何然則古所謂不於其躬
必於其子孫者尙信然邪尙信然邪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四終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五

讀書山房刻本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碑銘表誌屬

族祖處士墓銘

公諱滋新字仲美弱冠就科舉一不中卽以力田爲業年五十有七終於家距今天子開興壬辰四十年矣初病革沐浴具衣冠子壻郭生者就諸婦取一物將奉公公惡其非禮也而切責之其平生自處爲可見乎爲人寡言言則微雜詼諧所居韓嚴五社聚落千餘家里中人日有聚話者公時詣焉山夫谷民性旣鄙樸語又無根蒂每及一事

則麤氣叫吼攘臂紛競移時不罷公不能忍必爲解之已而曰人言田舍翁不通曉果然其人慙而去日久慙者多公至則稍又引去至無一人留語者嘆曰鄉人惡我邪我不復出矣乃敕其子之規之矩凡家之服食器用必取諸左右而足吾甯假人不能假於人也自是人罕見其面婦班氏事公如事長每問公今日欲何所食鼓腹良久曰此腹欲何食乎此腹旦欲某食午欲某食晡欲某食家人如言而辦如是三十餘年乃終世衰道喪是非好惡無有當其實其處是非好惡之間者又不能以理自固聞譽而喜聞謗而怒爲一人所軒輊者多矣况一鄉之人乎故嘗論

公不合於一鄉將不合於一邑不合於一邑將不合於一州不合於一州又將不合於天下四方不合於天下四方其耿耿自信者當猶一鄉也羣眾不能易其介一物不能屈其志生而知所以養歿而知所以順古之特立獨行輕世肆志隱居放言之君子如是而止矣歿而不書族黨之過乃追爲之銘嗚呼此先君子之志吾敏之兄欲成之而不及者也銘曰

志必於同同則詭隨且欲異焉是謂自欺理有固然蕩如通達先之以司南無容背馳人取而已遺百從而一違匪直里閭世所罵譏吾甯汨濁流之泥吾甯醜餽餘之醜吾

甯反關樂我所知來不爲所招去不爲所麾不屈之高無
貴可幾孰能自信於毀譽失真之後如是之不疑

承奉河南元公墓銘

公諱升字德清少不羈喜從事鞍馬閒欲復以武弁取官
及長乃更謹飭舉措不祿祿明昌泰和入仕路非有梯級
不得進公閒居鄉里鬱鬱不得志然日課家人力田治生
厚自奉養祿食者不及也貞祐丙子自秀容避亂河南客
居崧山時公已衰無復仕宦意親舊競勸之乃始以兄隴
城府君蔭奏補得係承奉班明年當調官而以疾終於登
封寺莊之寓居春秋五十有五曾祖誼朱忻州神虎軍將

領祖春不仕考滋善柔服丞夫人同郡史氏無子以從孫
好謙之子搏奉其後權厝金店東北一里所道路阻絕未
卜歸葬遂爲南遷第一祖矣銘曰

豪俠則鄉土之舊幹局則父兄之傳武可以材選能可以
吏遷一命不霑而老於編齊之間鑽辭幽石以慰下泉

敏之兄墓銘

兄字敏之諱好古性穎悟讀書能強記務爲無所不闕年
二十就科舉時東巖已歿太夫人年在喜懼望其立門戶
爲甚切及再試不中意殊不自得又娶婦不諧日致惡語
遂以狷介得疾嘗作望月詩有莫倦夜淡仍坐待密雲或

有暫開時之句或言詩境不開廓非佳語也曰吾得年不能三十境趣能開廓乎未幾歿於貞祐二年三月北兵屠城之禍年二十九矣嗚呼悲哉銘曰

賈傅南州鵬鳥告凶買臣歌謳戾死溝中馮衍幽憂桀婦是逢子雲自投乃脫歆豐莫難生才百蛇一龍有物妒之隨以禍攻穹巷抱書薇藿弗充天門九虎十上莫通長慟之途萬轍一窮斯前人所不免顧獨欲亢吾宗邪

贊皇郡太君墓銘

夫人姓梁氏廣甯人曾大父忭遼祕書監弟援某朝宰相其後祕書之孫某大定中戶部尙書相國之孫彬明昌中

濟南尹故梁氏世爲閭山甲族大父慶璋定遠大將軍相
州酒使父鏞宣武將軍鼓城尉夫人在父母家已知讀書
作字有楷法年十有七嫁爲河中李侯諱某之夫人李侯
自王父龍虎以來占籍河中以貴雄鄉里侯資稟豪邁好
賓客復嗜讀書不切切於家功簿書會計至於鱗雜米鹽
無不經夫人之手夫人天性孝友媿睦族屬內外無間言
侯於諸弟妹皆審於擇配夫人彌縫贊助咸得其稱侯之
季弟彥實娶龍山劉致君之女於夫人爲姨妹議往內幣
時次子獻誠生始朞月暑涂二千里不以跋涉爲辭振貧
乏撫孤幼僮僕之無依怙者聚之一室躬自存養有父母

之愛侯官蘇門大奴弋信妻執僞券訴有司云是陝右飢民爲侯家強娶法當爲良眾謂宜辨其妄夫人曰奴而良之美事也奚以辨爲聽其去者餘二十輩侯有姬侍某先有子矣以嘗失意於侯侯不顧省夫人以爲言侯亦莫之從也夫人知侯意不可回竟爲入粟縣官度爲女官并割上田衣食之晝哭之後益以教子爲事其後獻卿中泰和三年進士第獻誠獻甫同以興定五年登科鄉人榮之獻卿釋褐華陰簿夫人在官下每以廉慎愛民爲戒南征之役朝廷脩馬政并牧之馬似涉羸瘠官有被真決者獻卿方攝縣務殊爲憂夫人言馬遠至難遽肥立法雖嚴可身

任之使一縣之民少蘇不亦可乎夫人之兄思忠在中山得風痺不良於行且諸子皆幼弱顧謂獻卿言若能爲舅氏覓一官得近河中使吾事老兄一日可無憾獻卿如所教爲求河東高公酒正因迎事之逮其下世送終拊孤禮無違者獻卿佐坊州幕官嘗與同官騎踰夫人戒之曰從仕之暇宜讀書養性鞍馬閒乘危蹈險非書生之事正使能之且爲識者笑況必不能邪其慈恕有禮類如此不幸遭疾以貞祐元年八月二十有八日享年五十有一終於坊州之官舍諸孤銜恤襄事以某年月日祔葬於某原之先塋禮也夫人三子獻卿其長今爲正議大夫宣差規措

解鹽司充鹽部郎中行部事以故事請於朝贈夫人贊皇
郡太君獻誠汝州郟城令獻甫京兆長安令南京右警巡
使鎮南軍節度副使尙書戶部員外郎女二人長適夫人
之從姪梁璵次適經義省元興平令趙宇正大辛卯冬獻
卿持夫人行事之狀涕泗百拜謂某言先夫人棄諸孤之
養亦已久矣獻卿承乏天官民曹日不暇給孤奉慈訓尙
有旌紀寂寥之恨惟先夫人爲淑女爲良婦爲賢母者當
世士君子皆耳目所接見諸孤雖無所似肖安敢自例流
俗附先夫人於碑誌之末乎獻卿昆季及從弟獻能得幸
吾子者有年吾母猶君之母也銘其可辭某再拜言先夫

人之德之教無媿古人顧非不腆之文所能譔述然得屬
辭比事以相茲役昭我管彤自託不腐通家子姪與其榮
焉其敢不策厲駑鈍以少慰凱風寒泉之思乎乃爲銘曰
主饋有儀作室有基秣驥問塗司南通達鼎於華腴動與
禮違在生長見聞者而非所望甯閨壺之可幾嗟維夫人
女宗婦師匪直宗師母儀百之油鎧煌煌誦書琅琅兒不
敢嬉母也在旁維龍虎公北方之強武庫再傳化而文房
鬱階庭之佳樹乃異質而齊芳版輿委蛇子祿孫節上壽
期頤夫人則宜事親之日兮不可追去何速兮來何遲瞻
昊天而靡及泣風雨其安歸防墓兮有碑勒銘詩兮告無

期有親如是而不得終百年之養信人子之同悲

南陽縣太君墓誌銘

夫人姓李氏世家平定父琮宋末來火山遂爲隩州人母
邢生四子一女以夫人天性孝友特鍾愛焉年二十嫁爲
贈朝列大夫同郡白君諱某之妻夫人事姑孝拊前夫人
子如所生姑老且病飲食醫藥必躬親之而後進及持喪
哀毀過禮鄉人稱焉性嚴重不妄喜怒白氏大家也夫人
處之不侈不陋服食居處皆有法度可觀以大安辛未三
月丙辰春秋五十有六終於私第之正寢子男四人長曰
賁擢泰和三年進士第官至岐山令次日華擢貞祐三年

進士第今爲樞密院判官次日瑩棄家爲佛子有詩筆聞於時次日麟女二人長嫁進士同郡賈鐸賁瑩麟及次女皆早卒男孫二人曰汴陽鐵山女孫一人尙幼初華旣冠從兄賁官學輩流中號楚楚者鄉先生謂當就科舉不可以家事役之朝列君以爲然謀之夫人夫人曰彥升以長子持門戶勞苦爲甚賁舉進士瑩與麟皆幼可代彥升者獨華耳今又使之從學是逸者常逸而勞者常勞矣執議者再三語雖不從識者謂夫人有鳴鳩均一之義焉夫人自幼事西方香火之具未嘗去其手病且革沐浴易衣趣男女誦佛名怡然而逝生平待中表有恩尤矜恤貧者其

歿也哭者皆爲之盡哀諸孤以是月戊午奉夫人之喪殯於河曲王家里之西原明年朝列君歿乃合葬焉文學旣參機務而贈夫人南陽縣太君因請某銘其墓某自鄙亂識文學於太原與之游爲弟昆之友今三十年矣知夫人之德與文學念其親者爲詳且久乃爲之銘曰

祿不於豐惟祿之時三釜迨親萬石不貲母氏劬勞無報可施樹靜而風霜露涕洟悠悠蒼天孰命之尸含飴弄孫彼何人斯嗟惟夫人女宗婦師德宜而家物不癘疵玉樹階庭且蘭且芝一善不可能我則百之見於管彤永世有辭重之以五福之養神則我私列銘墓石尙以慰凱風寒

泉之思

聶孝女墓銘

五臺聶天驥元吉爲尙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崔立舉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創甚女日夜悲泣謁醫者療之百方至刲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元吉竟不可救時京城圍久食且盡閭巷間有嫁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陵暴無復人紀女資孝弟讀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葬其父之明日乃絕脰而死士大夫賢之有爲泣下者女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爲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歸父母家嗚

呼壬辰之亂極矣中國之大百年之久其亾也死而可書者權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甯戶部尙書仲平大理德輝點檢阿撒郎中道遠省講議仁卿奉御忙哥宰相子伯祥宿直將軍長樂妻明秀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夫一脈存不可謂之絕一目張不可謂之亂一夫有立志不可謂之土崩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孝女合葬張氏墓在某所銘曰

嫠政之姊哭徇其季千祀有傳猶聶之世嗟惟孝女之死自遂死而有知及父於隧以子則孝以婦則義以斷則勇

以守則智於今之人麟鳳之瑞莫靳者名天曰美器不於
士夫一女之昇銘以表之并志予媿

孝女阿秀墓銘

孝女阿秀奉直大夫尙書省令史秀容元好問第三女也
興定己卯生於登封年十三予爲南陽令其母張病歿孝
女日夜哭泣哀痛之聲人不忍聞明年得疾於汴梁病已
急哭且不止或以爲言親一也母亾而父存汝不幸而死
爲棄父矣曰女從母爲順甯從母死耳竟以開興壬辰三
月朔死死之二日權厝報恩寺殿階之東南十五步銘曰
失乳而啼襁褓之常知所以悲非乳可忘木病本根枝葉

乃傷愛生於心血出肺腸母在與在母亾與亾孝女之哀
千載涕滂白水南東維母之藏羈魂搖搖望女大梁會以
汝歸以慰所望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五終